

● 龙
欣著

灯下悟语

DENG XIA WU YU





灯下悟语

● 龙 欣 著

Dengxia Wuyu

灯下悟语

龙欣著

责任编辑：尚尔元

封面设计：吴锦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5.625印张 3插页 126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000册 定价：2.35元
ISBN7—80528—232—3 / Z · 11



朝飲木兰之落露兮
夕支秋菊之落英

录屈原《离骚》句

目 录

上辑 艺苑偶拾

美在高潮的前一顷刻·····	3
再谈美在高潮的前一顷刻·····	5
两宗诗的讼案·····	9
苏小妹实无其人·····	11
又一个潘金莲·····	13
漫话“十不全”·····	15
吉林北山药王庙会·····	19
梨园祖师老郎神·····	22
未必不可“来去”·····	24
筷子有于何时·····	25
“沧海一粟”别解·····	27
一句与一轮·····	28
叠体的汉字·····	29
方言零考·····	31
珠算口诀的衍化·····	33
中秋与仲秋·····	34
“爱人”一词未可废·····	35
语句的活力在动词·····	37
寸阴、一刻与弹指·····	39

文学中的哲学	41
人类感觉知多少	43
有生无死的幻想	45
古人的千里马论	47
也谈古诗别格	49
说说朦胧诗	51
小说的叙述方式并不唯一	55
艺术虚构不是编造历史	57
飞白小考	58
尼采的哲理诗	59
争论激烈的劳伦斯	61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	63
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	65
楹联析趣	67
制谜与猜谜	69
龙的杂谈	73
举世奇观：秦始皇兵马俑	75
“模糊”与“精确”	78

中辑 科圃掇英

素的时髦	81
此魔方不是彼魔方	83
从一则新闻说大数记数	85
文学修辞中的科学	87
科学唯实不唯书	89

“离经叛道”的勇气·····	91
称球问题解答质疑·····	93
从“黄帝十等数”到SI制·····	95
天涯若比邻·····	96
神秘的海岛·····	99
相对论趣味谈片·····	104
光微粒说被推翻了吗·····	110
古人是怎样思考数砂子的·····	111
纵横图之纵横谈·····	114
古今之度制·····	119
早已解决的“千古难题”·····	120
不必再呼唤“突破”·····	122
程大位七阶幻方的一处舛误·····	124
气功之谜正在揭示·····	126
血肉之躯 赛似铁石·····	129
智商一百的人有多少·····	132

下辑 棋枰诗话

棋的诗话·····	135
帝尧制棋教丹朱·····	137
王质烂柯局未残·····	139
谢安临战赌华墅·····	141
梁武帝棋语杀高僧·····	143
宋太宗赌棋赐绯衣·····	145
李后主弈棋尽日吟·····	147

刘璟严辞拒让棋·····	149
王积薪蜀道遇孤姥·····	151
顾师言汗淋镇神头·····	153
一行观弈悟真诀·····	155
杜牧期弈万日棋·····	157
欧阳修解衣对子欢·····	159
荆公赋诗诚弈棋·····	161
刘仲甫奉饶天下先·····	163
陆九渊观局悟河图·····	165
黄在龙独弈镇群盗·····	167
李笠翁力倡女子弈·····	169
范施傲步近百年·····	171
袁枚悟棋冷眼清·····	173
后记·····	175

艺苑偶拾



美在高潮的前一顷刻

· 美学札记 ·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触一些美学问题，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些美学原理。比如让你裁剪一张运动员短跑的照片，你一定会在他奔跑的前方多留一些空地。为什么？你会说：因为他在跑呀。你也许不知道，你实际上就在运用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

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中时常遇到。

让我们欣赏几幅艺术名作。英国画家霍里迪的名画《但丁与比亚德里丝》，描绘的是诗人但丁与他早年的恋人比亚德里丝分别九年后，在佛罗伦萨街头邂逅相逢的情景。画面的定格并未选取但丁与比亚德里丝骤然相见、四目对接传情的一刹，而是选取了此前的一瞬：但丁看见了比亚德里丝，激动地停住脚步，而比亚德里丝却全然不知，仍携女友安然前行。

达·芬奇的杰作《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耶稣已知死期降临，在同十二门徒共进晚餐时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

卖了我。”弟子们非常惊讶，纷纷议论。犹大心虚地问：“拉比，是我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可以想见，耶稣赴死、叛徒现形之刻该是多么剑拔弩张。可是画家并未选取此刻，而是选在此前弟子们正议论纷纷之顷刻。

定格并不选在高潮，而是临近高潮前的顷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思维是运动的，在欣赏的过程中思维按照艺术品所创造的情境在运动着，当画面定格在高潮前霎的次高潮，欣赏思维却未停止，仍以其“惯性”向前运动一段，于是达到了高潮，从而得到最深蕴的感受。倘若画面恰是最高潮，欣赏思维再向前运动，就走向下坡了，从而最美的感受便浅了。

有个著名的雕塑，叫《拉奥孔》，表现的是由于拉奥孔揭露了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计，雅典娜一怒之下派两条巨蛇把拉奥孔父子三人活活缠死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雕塑造型并未选取拉奥孔痛得发狂、悲惨号叫的一刹，而是选取蛇刚缠不久，拉奥孔叹息呻吟之际，人们对此不解，德国大美学家莱辛在他的名作《拉奥孔》第三章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美学现象。他指出，造型艺术家之所以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因为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表情达到看得见的极限，想象就给捆住了翅膀，划定了界限，想象就跳不出感官的印象。正基于此，艺术感受也就较乏味了，较平淡了。艺术上最能产生效果的应是可以让想象最自由活动的顷刻，而激情顶点之前的顷刻是最有孕育性的刹那，它可以使想象充分发挥并冲向顶点，使你“想象到而不是看到”高潮。画家选用情节正应选取此时。

再谈美在高潮的前一顷刻

· 美学札记 ·

对于绘画、雕塑、摄影等这样“定格”型的艺术，在表现复杂情节或激烈情绪，甚至仅表现一般的运动状态和表情时，作者们都极力避免选择“顶点”或“高潮”之际，而是选取顶点之前那个最能启发人的想象、能利用人的思维“惯性”的“次高潮”顷刻。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如果拍摄一张射箭的照片，人们大凡都选在拉满弓、箭在弦、引而未发的一刻来抢拍。我国古代名画《李广射箭》正是这样构作的。有谁能拍箭去弦空的照片呢？

画笑的油画，人们都画微笑，象《蒙娜丽莎》那样动人的“永恒的微笑”。很少见到画狂笑的肖像画。为什么呢？因为“狂笑”已到顶点，而这个顶点被赋予了永久性之后，正如德国美学家莱辛说的，“愈反复看下去，印象也就愈弱”，第一次看画像看见是笑，“等到看的次数多了”，“笑就变成了狞笑”。

对于复杂的情节画也是如此。法国画家席里柯有幅著名

油画《梅杜萨之筏》，表现的是法国巡洋舰梅杜萨号失事后，一百五十余人乘筏漂流十三天，仅存十五人获救的悲惨事件。作者所选的“定格”画面，不是木筏被发现，幸存者获救或欢呼的场面。而是选在此前的瞬间：天边仅出现一个船影，筏上的人极力呼救，以摇动的红巾寄予自己对生的渴望。对方发现他们了吗？他们能获救吗？不知道。此刻，多么令人思维驰骋、感慨万端。

希腊名画家提牟玛球斯关于美狄亚杀子的油画，最为典型了。这个美狄亚当得知丈夫弃他另娶时，愤怒地杀死了自己的儿女。那么画面“定格”在她对孩子下毒手之刹那吗？如果这个场面被固定成为永久，不仅那血淋淋的场面和那反人性的狠毒行为是欣赏者的心理所不能承受的，而且就美学而论，由于这样的画面把“顶点”内涵赤裸裸全盘托出，令人一览无余，从而变得干瘪乏味。聪明的画家没有这样，他选择的是杀子前的顷刻：美狄亚正在迟疑，在犹豫，她的内心正在进行母爱与复仇的激烈冲突。当我们放开想象，预料到事态发展的后果，谁的心不为之颤抖？从欣赏者的心理来说，谁不企望美狄亚的这种迟疑永远继续下去，结局永远也不要出现？而画家的“定格”正使这一刻成为永久。

可见选取“顶点前的顷刻”是“定格”型的艺术的一个美学原则。

有的人可能举出反例，不赞同这一点。不错，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否能推翻上述原则呢？让我们分析一下看。

俄国画家列宾的名画《伊凡杀子》，就正和美狄亚杀子相反，画的是伊凡雷帝用权杖击毙儿子之后的情景：儿子倒在地上，伊凡蹲下去扶他。从事物的时序过程看，此刻“顶

点”确已过去。但画家着力揭示的不是事情的行为过程，而是主人公伊凡的心理过程，心理过程的顶点则应是伊凡杀子后极度痛苦和悔恨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此画所表现的又恰是这个顶点前的瞬间。对此，文艺评论家易洪斌分析道：“伊凡雷帝苍白的脸上那极度瞪大的眼睛充满了悔恨、绝望、恐惧和悲痛，那粘稠的鲜血从指缝中流出的死死捂住儿子创口的手，那佝偻着的似乎在颤抖的身子……都使人想象到这一瞬前发生的可怕场面，预感到垂死的儿子的头即将从伊凡手中滑落下去，而心灵在哀号、悲鸣的伊凡则将疯狂”，所以“列宾所选取的也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

还有一幅名画，叫《马拉之死》，法国画家达维特创作。画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导人马拉被保皇分子刺杀的事件。马拉被杀后，国民会议上有人高呼达维特拿起画笔，揭露敌人，为马拉报仇。画家响应了，创作出这幅画。同样的，这幅画并未选取马拉被杀之“顶点”时刻，而是选在马拉遇刺后的场面：身体瘫软，手臂下垂，仍紧紧握着鹅毛笔。画面庄严而肃穆。确实，这里既找不到“行为顶点”前之顷刻，也找不到“心理顶点”前之顷刻。可这却是最令人想象和思索的顷刻。请看，马拉为什么死在浴缸里？那是他为治疗当年革命时躲在地窖里所染上的湿症，他是浸在浴缸里也在紧张办公啊！请看木墩上的便条和纸币，他是要把钱送给战士的遗孀、五个孩子的母亲……而从他胸口的血，从他手上那张有着“科尔克”签名的救济申请，不可以让人充分想象这个女刺客科尔克当时是怎样伪装申请慈善救济，而趁马拉审阅便笺时凶残地下了毒手吗？设想如果画面固定在刺客举起匕首行刺的刹那，那么由于画面动作和情绪的强烈刺激，欣

赏者就只能注意到“行刺”本身了

不错，按时序来说，此刻，事物高潮确已过去。但是，人的想象和思维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它完全可以从画面所表现的现时情境出发，经反时序的思维运动，在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中，回到那个事物的“顶点”。

在某些悲剧性、灾难性的题材中时常有这样的艺术表现。比如猛烈的海上风暴将航船击为碎块，能表现大船爆裂的一刹那吗？这很难充分表现，可是风平浪静后，“人们从大风暴抛掷到岸上的破船和残骸就可以认识到那场大风暴本身”（莱辛）。

这样的例子，并未否定“美在顶点的前一顷刻”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和普遍性，相反的，它又给这一论点以新的论证和补充。它表明，定格型艺术的画面选择应该是最富有孕育性的顷刻，这一顷刻最能推动欣赏者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去参与艺术创造，去补充画面内涵。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本来应该是双边的。



两宗诗的讼案

·文艺随笔·

前不久见到刊物上载苏轼的一则讥诮“十竿一叶”的轶话。查此轶话原载于《王直方诗话》中，后收入《诗人玉屑》，原文是：“东坡有言，世间事忍笑为易，唯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竹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坡曰：好则极好，则是十竹竿，一个叶儿也。”这则诗话几百年来人们一再引用，看来，王祈浅薄而被人讪笑，苏轼睿智而受人称道，是定论了的。

无独有偶，凑巧杜甫也有一联类似的诗，他在咏诸葛武侯的《古柏行》中写道：“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对此，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疵评说：“四十围乃十尺粗，无乃太细长乎？”是说这棵树十尺粗、二千尺高，太细高了。这个评点同苏轼的诗评很相似，可是由于他评的是“诗圣”，于是非但没有得到苏轼那样的被称诵，相反地却受到一片攻讦。有个叫黄朝英的在《缃素杂记》中驳沈括说：“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